

回忆录（初稿）



回忆录

海平居士



2025-7-5

25 届招生结束

写于家中

目录

前言	2
第零则 招生毕错失景行 忆竞赛夙惟此君	4
第壹则 赶洋文急智夺课 守国文肃言护期	1
第贰则 隐士初现课堂寂 误作“牛”声众生默	2
第叁则 郭海平临屏课体勤 沈贵客窃号录文忙	2
第肆则 刘达课设英文歌 稚子声呈百态殊	2
第伍则 争锋课堂竞举语 破茧终成见舵功	2
第陆则 小礼堂困盹遭掌掴 隔双座传警为奉师	0
第柒则 双怡映照严师影 一谑失言同窗情	2
第捌则 点笔躁动惊邻座 陈情检讨苦严师	2
第玖则 巧设疑阵计辨主宾 力破窠臼论得真魂	2
第拾则 拙设双票惜败选 周范登台两重天	2
第拾壹则 冤哉蒙诘羞难雪 畏语如枪烙心痕	2
第拾贰则 一卷庸文惨遭晒 四载征途愧滥竽	2
第拾叁则 以少胜多战役事件	2
（待续）	

前言

本册中的文章仅仅都是对初中趣事的一些回忆。

这些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。

当时，我的年龄比较小。如果在预初或者初一，那么只有十二三岁；如果在初二或者初三，那么也只有十四五岁。

初中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期，我们会觉得小学生，哪怕读到了五年级、六年级，都是比较天真无邪的；而当我们看待高中生时，往往就会用一种成人的视角来对待，觉得他们已经要步入社会，思维方式也应当与社会人一致。很明显，初中在其中起到了一个关键的桥梁作用。

男生的变声期一般也都在初中，刚进初中时大家基本都是童声，而步入高中时很少有男生还没变声。生命科学、道法、心理课本上也都说，初中是孩子们第二性征发育的关键阶段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步入初中时，和走出初中后，绝大多数同学都是两个样子了。

很多人都觉得，对小学的记忆已经模糊了，更不要提更早的事情了；但高中发生的事好像都历历在目。为什么呢？其实也和这有关。随着孩子们进入青春期，大脑进一步发育，我们不仅在身体上发生变化，心智上也变得成熟，能懂得更多道理，记得更多事了。

初中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的心智不似高中、大学那般成熟，也不似小学那般啥都记不住。我们或许记得大部分事，但当时的思维可能是孩童性质的，对很多“新”事物，又畏惧、又好奇，在不断的接触中，我们的思想慢慢地“成熟”。正因如此，我觉得这个阶段的回忆是特别珍贵的。虽然我的高中生活也很有趣，但我更想先把初中的事情说一说。也是正因如此，我不想花太多笔墨，去记叙一些流水账，或者是一些没什么色彩的事情——我更想聊聊一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触发孩童心灵有所思考的，“有意思”的事情。它们或许很微小，但我觉得挺有意义——为什么？因为那时我的那种想法，或许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

这本回忆录的大部分地方，我都采用了文言的形式来写。有时候，文言的文字更加紧凑，在写小故事时，我觉得它能把情趣传达得更好一些。我的文言水平十分糟糕，属于是打酱油都比不上的那种，不过，拙劣的水平也有一个好处——半文半白，能让大部分人更易理解。

为什么现在急着写呢？其实，每个年龄段的我，想法都是不一样的。现在我正在大学阶段（大二），人生实则也尚未塑形。或许过了几年，对很多事物的认识，又发生变化了呢？小时候的心智很独特，但那时不会用纸笔记录，只能靠现在回忆，但现在既然有记下来的机会，为何不试试呢？如果现在不写，过

几年，或许又要费力回忆今天的思想、态度与感情，甚至可能要遗忘了。

构思已久，今年7月才开始提笔，主要是因为今天的一个契机（其实也可以说是冲击）。可以看列在第零则的故事。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故事描述中，为了起到描写的效果，可能存在适度的夸张。此外，一些不可避免的记忆模糊，纯属正常。

小故事中难免出现一些老师、同学的姓名，老师的信息，由于本身在学校各平台就有公布，因此有时我就透露了姓名。为保护同学的隐私，所及之处我尽可能都做了处理，没有把真名泄露。有的地方，势在必行，也尽可能做了保护。后续，如果能得到准许，我才会把名字写出。

现在的内容只是初稿，文字水平拙劣，恳请读者指正！

郭诣丰

2025年7月5日星期六

第零则 招生毕错失景行 忆竞赛夙惟此君

（待续）

第壹则 赶洋文急智夺课 守国文肃言护期

国文，主科也；洋文，亦主科也。二者可得兼乎？可也。若否，则无博学之士矣。

余自预初至初二，国文先生姓陈，名琦，良师也。然性刚严，无人敢忤之。自初一至初三，洋文先生，姓王名珊。稍年轻，入校为师未久。其性温，生多喜之。然督默写尤勤，夙夜批改不辍。

一日，忘初一或初二，近期中之会试。众皆知，国文先试，洋文后一日或二日而试。会试期间，课皆停。巳时，将试国文。晨间自修，众皆温习国文于课室，背默《爱莲说》、《狼》云云。

经时不见老师，众皆稍懈。珊忽入，携《优化作业》而令曰：“拿出《优化作业》，将评讲答案也！”众亦知洋文将试，而评讲进度不及，咸从之。其速奇快，见缝插针，欲少顷而毕之。余亦听讲，忽见琦信步而来，至班门口，脚步稍迟，见内状，神色不悻。众生觉之，惴惴。珊亦觉，遽问曰：“有事乎？”余见琦之容色忽故作稍霁，对曰：“啊！无事，无事。”遂退去。余见珊评讲之速愈疾，俄顷即毕之。一众皆复归温习国文之试也。

事后，课间小歇。余好诣办公室游观，与师攀话。方圆，前排之女生也，其不好众女之所好，唯爱赴师所谈天说地，其好与余相合。我二人至办公室，先至珊之位，视其批改作业。少顷，珊忽悟，自语道：当致歉也。遂起身趋，至琦之位而致歉，言

其本无此意，不巧恰占国文之时。我本以琦当宥之，速而简，不料琦正色道：“今日乃国文之会试，此辰光乃我所用，子假以洋文，则生当如何应考？”珊一再谢过，方容色稍和。又见我与方圆二人抚办公室之杆而立，如观戏然，勃然大怒，喝曰：“汝二人于此处何为？可速退！”二人平日亦爱于琦之位伫观其批改，习为常，今忽见其怒，大骇，远遁回班，一日不敢再探。遂不知后之情也。

后余常思之。琦，国文之良师，为师有道，为人有严；珊，亦洋文之良师也。洋文细碎，生词繁多，非国文之篇篇课文可比也，课业之难于平日所毕，常态也。珊为洋文之师，不似或师弃少许作业于不顾，务必尽晓众生，不可不褒。其见自修时无他师莅止授业，故急欲假少顷而毕洋文之业，可见其亦见缝插针，细算精打。琦、珊，皆明理者也，其于众生之前，隐忍相让，然珊之好心，珊之敬职，终为琦所不快而呵斥。琦有何过邪？亦无也。国文先试，揆诸情理，晨课当为其所有，讲评唯乃其可入。

此事记忆犹新。不论校规之事，日程之松紧，单论此事，谁人之过也？所幸二师之互谅，不致为生所窥。余若今后从此业，经此等之情，则何以判之？时之众生，为会试所困，疲惫不堪，恐其最喜二师大斗于门庭，互不相让，可供拊掌也。然余少时之思已不止于此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一。

白话译文：

语文是主科，英语也是主科。这两门课能同时学好吗？当然可以。如果不能，那就没有班里的大佬了。

我从预初到初二，语文老师姓陈，名琦，是位好老师。但是她性格刚强严厉，没人敢违逆她。从初一到初三，英语老师姓王名珊。稍微年轻些，来学校当老师时间不长。她性格温和，学生大多喜欢她。但是她督促（我们）默写特别勤快，从早到晚批改作业不停歇。

有一天，记不清是初一还是初二了，临近期中考试。大家都知道，语文先考，英语晚一天或两天考。考试期间，所有的课都停了。上午九点到十一点（巳时），就要考语文了。早上的自修时间，大家都在教室里复习语文，背诵默写《爱莲说》、《狼》等课文。

过了一段时间不见老师来，大家都有点松懈了。突然，王老师走进教室，拿着《优化作业》要求说：“拿出《优化作业》，马上评讲答案！”大家也知道英语快考试了，而且评讲的进度没赶上，就都听从了。她讲得速度极快，见缝插针，想一会儿就讲完。我也在听讲，忽然看见陈老师慢慢踱步过来，走到教室门口，脚步稍稍迟疑，看到里面这情形，脸色就不高兴了。学生们都察觉到了，心里七上八下。王老师也察觉了，情急之下就问道：“你有事吗？”我看见陈老师的脸色忽然故作稍微缓和了些，回答说：“啊！没事，没事。”就离开了。我看到王老师评讲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一会儿就讲完了。大家就又都去复习语文考试了。

事后，课间休息。我喜欢去办公室溜达，跟老师聊天。方圆，是前排的一个女生，她不像其他女生那样有共同爱好，就爱去老师那儿谈天说地，这点爱好跟我很合得来。我们两人到了办公室，先到王老师座位旁，看她批改作业。过了一会儿，王老师突然反应过来，听见她自语道：哎呀，我得去道个歉。于是起身快步走到陈老师座位前道歉，说她本来没那个意思，不巧正好占了语文的时间。我本以为陈老师会原谅她，很快把这件事一笔带过。没想到陈老师严肃地说：“今天是语文期中考试，（早上）这个时间是我（用来复习）的，你借去讲英语，那学生该怎么应考？”王老师一再道歉，陈老师脸色才稍微平和了些。这时（陈老师）又看到我和方圆两人扶着办公室的栏杆站着，像看戏一样，（顿时）勃然大怒，呵斥道：“你俩在这儿看什么戏？回去！”我们俩平时也爱在陈老师座位旁站着看她批改，习以为常了，今天突然见她发怒，吓坏了，飞快地逃回教室，一整天都不敢再去探看了。所以也就不知道后来（两位老师）的情况了。

后来我常常思考这件事。陈老师，是语文的好老师，教学有方，为人严格；王老师，也是英语的好老师。英语知识点琐碎，生词又多，不像语文篇篇都是课文可比，课业难以在平日全部完成，是常态。王老师身为英语老师，不

像有的老师那样放弃少量作业不管，（而）一定要让所有学生都完全明白，这点不能不表扬。她看到自修时没有其他老师来我们班上课，所以急着想借一小会儿时间来完成英语的作业评讲，可见她也是见缝插针，精打细算。陈老师、王老师，都是明事理的人，他们在学生面前，都克制忍让了，可是王老师的好心与敬业，最终却还是惹得陈老师不高兴而被说。陈老师又有什么错呢？也没有。语文先考，按常理说，早上的时间本该属于她，讲评也只有她才能来（占用）。

这事至今记忆犹新。且不论校规如何，日程松紧，单说这件事，是谁的过错呢？幸好两位老师互相谅解，没有让学生们看到（冲突）。我如果以后也从事这个职业，遇到这种情况，该怎么评判（是非对错）呢？那时的学生们，被考试所困，疲惫不堪，恐怕最希望看到两位老师在门口大吵一架，互不相让，好让他们拍手叫好（看热闹）。但我当时的思考已经不止于此了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一日（2025年7月5日）。

——时之众生，为会试所困，疲惫不堪，恐其最喜二师大斗于门庭，互不相让，可供拊掌也。

第貳则 隐士初现课堂寂 误作“牛”声众生默

申沪之地，初二始习格物。课序渐进，自测量、声、光，至于力学。

时，众生多已习于课外，或预闻于塾师。傲骄者、博学者，咸听讲颇疏略。余自知学浅，虽亦有习于课外，未尝不听。有郁姓同窗，性孤介，鲜交友，尝与同侪齟齬，至相搏之境。众生少喜之。然其理科之基尚可，尤善算学。忆初一时，算学尝列前茅。初二间，因故久旷课。

格物先生陈氏，名媛。初二始授格物，其授我班课业，故几不识郁生。前观名册，见其久不至，尝戏言曰：“郁某者，神秘人物也。”一日，郁生忽至。适陈师讲力学毕，有浅易之数题，遂命诸生开火车以应。及郁生，神色踟蹰。余视媛之色，不解也。余才疏，学亦犹艰，是以深悯同窗解题之困。然忖此题甚易，所据之理亦甫授，实不解其何以喁喁。忘媛曾提示否，终之，其声细若蚊蚋，答曰：“应为五‘恩’。”（N应作“牛”，读若“恩”）众生亦未笑，但觉窘迫难言。盖其至稀，性复异，故众皆默然。场中竟生不当之寂。倘他人若此，必有哗然也！陈师亦稍窘，徐言曰：“啊，此当读‘牛’，非

‘恩’也……可坐。”郁生遂坐。后亦无他异，众各如常。

后余深省之。其喁喁之根，竟在“牛”字之读，诚初念不及也。此亦释其何以于极易之题而滞。然此乃表象。余当时即思：纵华育一流之学府，恐诸师亦未料有生困于斯。将何以处之？众已习半期，无复惑于此，将何以示关切于斯生？岂能曰：“汝久旷，故不知乃常”，而期以安之耶？众皆视此为常识，匪夷所思也。亦或于堂毕，密召其至，曲加慰之耶？此举若小题大作，实属无益，或反致其弊。

郁生彼时心境，私以为可谓百味杂陈，茫无所措矣！陈师之对，未知至善否，然可谓中规合情。

为师者临一班，虑者常在众矣。或有生之惑，以师之博学而大明，恐难自其位而思，亦难逆料其困竟在斯。故曰：多师喜教根柢厚者，而能起众生、博众肯、虑及幽微者，至难能而可贵也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二。

白话译文：

在上海这边，初二才开始学物理。课程按顺序推进，从测量、声学、光学一直学到力学。

那时，大部分同学都在课外学过（物理），或者在外面补习班提前听过，那些自以为是的同学，或者真正厉害的大佬，上课听讲就都比较随意。我自己知道学得不够好，虽然也在课外学过，但上课还是会听。班里有个姓郁的同学，性格孤僻，没什么朋友，曾经还和同学闹过矛盾，甚至到了动手打架的地步。同学们少有喜欢他的。不过他的理科基础还可以，尤其数学不错。记得初一的时候，数学还考过班级前几名。初二有一段时间，他因为一些原因很久没来上课。

物理老师姓陈，名字叫媛。初二才有物理课，她开始教我们班，所以几乎不认识郁同学。之前看名单的时候，见他一直不来，还打趣说：“郁某某，是位神秘人物。”有一天，郁同学突然来上课了。正好陈老师讲完力学知识，有一些简单的练习题，就让同学们开火车（一个接一个）回答。轮到郁同学时，他神色犹豫不定，显得很紧张。我看了看陈老师的脸色，（她也）不明白（他为什么这样）。我虽然才疏学浅，学习也挺吃力，很能体会同学解题时的困难，但心里想这道题实在很简单，依据的知识点也是课上刚讲过的，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吞吞吐吐答不上来。忘了陈老师有没有提示他，最后，他低声回答说：“答案应该是五‘恩’。”（力的单位“牛顿”的符号是N，应该读作“牛”，他却读成了英文的“恩”）。同学们也没笑，只是觉得特别尴尬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因为他来得太少，性格又比较特别，所以大家都沉默了。教室里竟然出现了一种不该有的安静。要是其他同学这样回答，大家肯定会起哄笑起来的！陈老师也有点尴尬，慢慢地说：“啊，这个应该读‘牛’，不是‘恩’……坐下吧。”郁同学就坐下了。后来也没发生别的事，大家各自照常上课。

事后我深思了这件事。他卡壳的根本原因，竟然出在“牛”字的读音上，这确实是刚开始完全没想到的。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在这么易于计算的题目上卡住。但这只是表面现象。我当时就在想：就算是在华育这样一流的学校，恐怕老师们也预料不到会有学生卡在这种问题上吧。那该怎么处理呢？同学们都学了半个学期了，没人会在这上面有疑问了，该怎么向这位同学表达关心呢？难道说：“你很久没来，所以不知道这个（常识）是正常的”，然后期望用这个方法来关心他？大家（恐怕会）觉得这是常识，感到不可思议。或者等下课以后，悄悄把他叫到一边，委婉地安慰他一下？可这样做像是小题大做，没什么意义，反而适得其反。

我私下猜想，郁同学当时的心情，可以说是五味杂陈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！陈老师当时的应对，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，但可以说是合乎规矩、合情合理的吧。

老师面对一个班的学生，考虑问题常常着眼于大多数。有些学生遇到了困惑，因为老师学识渊博、理解透彻，恐怕很难站在那个学生的位置上去想问题，也很难料想到他的困难竟然是在这种地方。所以说：多数老师喜欢教基础好的学生，而那种能把所有学生都带动起来、获得大家普遍认同、并且能考虑到那些细微难察之处的老师，真是太难得、太可贵了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二日（2025年7月6日）。

——岂能曰：“汝久旷，故不知乃常”，而期以安之耶？

第叁则 郭海平临屏课体勤 沈贵客窃号录文忙

庚子年春，疫疠骤起，寰宇皆惊。时余方居初三，临中考之期。为防疫故，阖城闭户，学堂亦罢。乃用伯索学台，居家受课。晨昏如在校时，然所授者，皆师预录之影音也。课业须线上呈，间有考测，亦于家中为之，师则于台端批阅。

尤奇者，体育之课亦未废。有师者录演于前，吾侪效颦于室，且须传三影为证。初时无不颇觉新异，久之，同窗多倦怠，或置课业，或事嬉娱。余性素谨，况尚无机可戏，每课必依式操演，摄影上传，未尝懈怠。且为护目计，辄映影于壁屏（电视），随师所导，挥汗习练。

伯索之制，一账号不可并时两登。偶以两亲之手机摄卷传之，电脑辄退。然疫中后期，余账号屡现异状：方观体育之影，或自习未半，壁屏忽示“他处已登，请重入之”。大扰体术之兴。须臾复登，以始续前课，旋复退，如是者三四。余初以为台弊，未深究也。盖其时心思，未遑他想，唯重登而已。

后疫稍缓，四五月间，得返庠序，备决中考。迨六月将别，偶与二三子散学同行，闲谈间乃知端倪。此竟同窗沈生所为也！沈生者，性颖悟，尤精数理，然疏懒成性。厌文墨之诵，课常不听，业每迟交，更于初三溺于儿女私情。线上学时，伯索之号乃学籍数，初设之码，众皆雷同。余等朴拙者，不谙机巧，亦无多思，遂未更易。沈生遂得乘隙而入，盗号录文。至后期，余以课业工整、缴呈

恒早，竟成其鹄的。彼时体育、自习之课，正其录文忙迫之际，故余屡遭挤退，此其故也！可一笑矣。

更有趣者，尝记一数学之试，题艰时迫，余仓促交卷。甫毕，遽觉一处谬误，乃极浅显者，恐失分甚，遂仓促更易，重传之。事过即忘。不意沈生忽语余曰：“彼时登汝号，见汝方交复改。”知此非当也，闻之赧然。

此事固堪噓，然余亦深慨沈生之才。当彼数学棘试，余方穷于应付，焦头烂额于交卷之际，彼竟能早毕己业，且有余暇而闲录吾之文。其禀赋之高，可见一斑。使彼初三不溺于情、不荒于嬉、不绝众师之逆耳忠言，则余之理科，纵课内之常，亦难望其项背，况竞赛之逐乎？或可共升一校，续同窗之谊矣。复趣思之：彼时余急登续课，恐扰其录文之兴乎？彼之端，亦当示“他处已登”之警。

一念及此，不觉莞尔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三。

白话译文：

2020年（庚子年）春天，新冠疫情突然暴发，全世界都震惊了。那时我正读初三，面临中考。为了防疫，全城都封闭了，学校也停课了。于是我们就用“伯索”学习平台，在家上课。作息时间跟在学校时一样，早晚上课，不过上的课都是老师提前录好的视频。作业需要在线上提交，中间还会有考试，也是在家完成，老师就在平台上批改。

特别有意思的是，体育课也没停。有的体育老师会提前录好示范视频，我们在家里跟着学动作，并且还要上传三张照片作为证明。刚开始大家都觉得挺新鲜，时间一长，大部分同学就都懒散了，要么去做别的作业，要么就玩去了。我性格一向认真，何况（当时）还没有手机，（因此）每节课都按老师要求完成动作，拍照上传，从来没有懈怠过。而且为了保护视力，我还把视频投影到电视（壁屏）上，跟着老师的指导，流着汗锻炼。

伯索平台有个规定，一个账号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登录。偶尔我需要用家长的手机拍试卷上传，电脑那边就会自动退出。但是到了疫情中后期，我的账号就经常出现异常情况：正在看体育课视频，或者自习还没到一半，电视屏幕上突然显示“您的账号已在别处登录，请重新登录”，大大干扰了我上体育课的兴致。刚重新登录，想接着之前的课继续上，没一会儿又被挤下线了，这样反反复复能有三四次。我一开始以为是平台故障，也没深究。因为当时心思都在学习上，没往别处想，就是一次次地重新登录。

后来疫情稍微缓和了，四五月的时候，我们得以返回学校，准备最后的中考冲刺。等到六月份快毕业的时候，有一次和两三个同学放学一起走，闲聊中才偶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这竟然是我的同班同学沈同学干的！沈同学这个人，脑子特别聪明，特别擅长数学和物理，但是生性懒散。讨厌文科那些要背诵默写的东西，上课经常不听讲，作业总是迟交，更是在初三沉迷于谈恋爱。线上学习时，伯索平台的账号就是学号，初始密码大家都是一样的。像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同学，不懂这些门道，也没（往某些方面）多想，于是根本没想到要去修改密码。沈同学就钻了这个空子，盗用账号去抄作业。到了后期，因为我作业做得工整、提交得总是很早，竟然成了他的主要目标。那个时候体育课、自习课，正好是他忙着抄作业的时候，所以我才会频繁被挤下线，原因就在这儿！说起来也挺搞笑的。

更有趣的是，我记得有一次数学考试，题目难时间紧，我匆匆忙忙交了卷。刚交完，突然发现有一处错误，是个非常简单的地方，怕要扣不少分，于是手忙脚乱地修改了一下，又重新提交了。事情过去，我都要忘了。没想到后来沈同学突然对我说：“那时候登你的号，看到你刚交完卷子又修改重交。”我自然知道这是不当的行为，听了真是又惭愧又尴尬。

这件事固然好笑，但我也禁不住深深感慨沈同学的天赋。那次棘手的数学考

试，我正焦头烂额地应付，忙着在截止时间交卷，他竟然能早早写完自己的卷子，而且还有多余的时间，闲来而来抄我的作业。他的天赋之高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要是他初三不沉迷于谈恋爱、不贪玩、不把老师们的逆耳忠言当耳旁风，那么我的理科成绩，就算是课内的普通内容，也根本没法跟他比，更何况竞赛呢？说不定我们还能一起考上同一所高中，继续当同学呢。又想到一趣：当时我急着登录回去继续上体育课，恐怕还打扰了他抄作业的兴致呢？他那边，肯定也会显示“您的账号已在别处登录”的提示吧。

想到这儿，自己都忍不住笑了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三日（2025年7月7日）。

——使彼初三不溺于情、不荒于嬉、不绝众师之逆耳忠言，则余之理科，纵课内之常，亦难望其项背，况竞赛之逐乎？

第肆则 刘达课设英文歌 稚子声呈百态殊

预初之年，除洋文正课，复有口语之课，周授一节。余至今犹惑其设课之深意何在。所授者非外师，所考者非中考所及，所述之务，洋文课内尽可涵之。彼时亦未尝觉其之异，不过多作英语攀谈耳。况诸生甫离小学，口语之稚嫩，可知矣，课堂之务，于今审之，不过嬉笑。及预初下半，乃为洋文师兼授，课业不及则占之；偶得暇，则令诵指定篇目，期考犹有抽背之役。忆为备考，周末游迪士尼之际，不惜犹诵口语不辍，尤苦《十日女王》一篇。幸终考抽得，喜而势气大作，熟诵方数句，即为师首肯而止，乃过。

上半岁，尚行此“殊”课。师刘氏，西名 Linda。时甫入初中之堂，知往昔年有顽童戏称“刘达”

（Liuda），已然成例。每课始，师生问礼，好事之男生辄高呼“刘达”，而淑女辈则力维正声。期中，师忽命一务：诸生各备洋文歌谣一首，于堂上献唱。吾班依学号奇偶析为二小班，人数既寡，尽唱毕则一二课而已。余时亦奇之，觉此务无谓，幸无正式考校，否则恐徒增厌憎矣。

余幼未习讴，茫然不知所择。偶闻《故园路》（Country Roads），以其调简，家慈遂劝习之。习之有日，娴熟能诵。余，朴拙者也，乃登堂清歌，未假丝竹。其时心颇自许，以为必佳。然观者师友，神色平平，无甚嘉许，盖平平无奇耳。而同辈之赞

许，多居于炫技惊艳，飞音浪唱者也。群赞奇声炫技，然顾其音律，吾茫不能记。有二姝，合唱《疯狂动物城》之曲，余以为佳妙，至于时心许是冠与否，不复记矣，然其声其情，独萦怀，而得余之私肯。复有苏生者，掌算学课业，镜片厚覆，性最朴讷，众目为至诚君子。彼所歌者，乃《小星星》也。其歌甫出，余觉无奇，然环顾同窗，多有忍俊之状。课毕，多议炫技惊艳者，或窃语曰：“子闻乎？苏某竟歌《小星》，嘻！”

此课终非大考，众皆安然过矣。其课设，实尴尬。华育翹楚，若欲为特，当极增其度，课课操练听读写，辅以考校；若为虚设，则任其悠游，自习可也。今则课务烦而效微，所得所忆，俱甚寥寥，不伦不类。而余观诸生之态，始知“流俗”为何物。然余心颇纳朴诚勤勉者。苏生歌喉虽凡，不可盛赞，然则其力备之迹昭然；二姝之唱既佳，其功亦显，余遂善之。至若己身，歌艺本常，虽诵之流利，而曲凡技平，未留深痕于人，亦理之常也。

近时，偶又闻《故园路》之音，怅然若失之情，倏忽盈怀，叹韶光之易逝，童年之难再。嗟乎！乃亟存之于网易云“吾爱”之列，聊寄追思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四。

白话译文：

预初那年，除了正式的英语课，还有一门口语课，每周一节。我到现在还不太明白设置这门课是否有意义。上课的不是外教，中考也不涉及，教的内容，在英语课里完全可以覆盖。那时候也没觉得它有什么特别，无非是（在这门课上会）多用英语说说话罢了。况且同学们刚从小学毕业，口语水平有多稚嫩可想而知。现在回想，课堂上的事，不过是嘻嘻哈哈罢了。到了预初下半学期，竟然变为由英语老师同时教英语和口语，英语课来不及讲完就直接占用口语课；偶尔有时间（上口语课），就让我们读一本指定册子上的语篇，期末考试还有抽背的任务。记得为了备考，（有一次）周末去迪士尼玩，还不惜不停背口语课文，最痛苦的就是背《十日女王》那一篇。幸好期末考试恰抽到了这篇，我特别高兴，士气大振，才熟练地背了几句，就被老师就点头示意停下，让我通过了。

上半学期，还在上这门“特殊”的课。老师姓刘，英文名叫 Linda。那时我们刚进初中，得知往届有调皮的同学戏称她“刘达”（Liuda），已经形成了惯例。每次上课开始，师生问好，喜欢多事的男生们就故意高喊“刘达”，而文静的女同学们则努力维持正确的称呼。期中时，老师突然布置了一个任务：每个同学准备一首英文歌，在课堂上表演。我们班按学号奇偶数分成两个小班，（每个小班）人数少，全部唱完也就一两节课的时间。我当时也觉得这个任务有点奇怪，感觉没什么意义，幸好没有正式的考试，否则恐怕只会让人更讨厌。

我从小没学过唱歌，挺迷茫的，不知道选什么歌好。碰巧偶然间，忘了什么缘故，听到了 Country Roads，觉得它曲调简单，妈妈就鼓励我学这首。练习了一段时间，背得很熟练了。我是个老实淳朴的人，在课堂上清唱，没有用任何伴奏。那时心里还挺自信，以为肯定唱得不错。但是看老师和同学们的表情，都很平常，没什么特别赞许的意思，大概就是平平无奇吧。而同辈同学们的称赞，大多集中在那些炫技惊艳、飙高音秀唱功的同学身上。大家都赞美这些奇特的歌声和技巧，但具体唱了什么，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。（但记得）有两个女生，合唱了《疯狂动物城》的主题曲，我觉得唱得很好。至于当时心里是不是认为她们唱得最好，已经记不清了，但她们的声音和表现，独独让我记在心中，私下里很认可。还有一个姓苏的男生，是数学课代表，戴着厚厚的眼镜，性格最是朴实内向，大家都觉得他是最老实可靠的同学。他唱了《小星星》。他刚唱出来，我觉得挺正常，但环顾四周同学，很多人脸上都忍不住想笑的样子。下课后，大多数同学在议论那些唱功惊艳炫技的表演，也有的同学偷偷说：“你听说了吗？苏某某竟然唱《小星星》，嘻嘻！”

这门课毕竟不是重要考试科目，大家都轻松通过了。这门课的设置，其实挺尴尬的。华育作为顶尖学校，如果想把口语课办成特色课，就应该极大地增加强度，每节课练习听说读写，再加上考试；如果当成水课，那就该放任大家

（随意对待），（甚至在课上）自习也行。现在这样搞得课上的工作不少效果却不大，学到的东西、留下的记忆，都很少，有点不伦不类。我观察同学们对不同表演的态度，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“流俗”。但我心里还是很接纳那些朴实诚恳、努力准备的人。苏同学唱歌水平虽然一般，不值得大加赞赏，但他努力准备的痕迹很明显；那两个女生唱得又好，下的功夫也看得出来，我就很欣赏她们。至于我自己，唱歌水平本来就普通，虽然背得流利，但选的曲子普通，唱得也一般，没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

前段时间，我偶然又听到 Country Roads 这首歌，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，突然涌上心头，感叹时光飞逝，童年一去不复返。唉！于是赶紧把它存进了网易云音乐“我喜欢”的歌单里，姑且当作对往昔的追思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四日（2025 年 7 月 8 日）。

——华育翹楚，若欲为特，当极增其度，课课操练听读写，辅以考校；若为虚设，则任其悠游，自习可也。

第五则 争锋课堂竞举语 破茧终成见舵功

自预初至初二，国文授业者陈师琦也，性严毅，课业法度森然。于诸生平时之绩，满百者也，特置“举言”之目，占十五分。令曰：“期课毕，举必十五次乃满。”众初闻之，惶惶然莫知所措，视之重逾山岳。及后乃悟，虽期中期末会试，亦不过尔尔，况此细务乎？然彼时懵懂，唯谨遵之。每课甫下，师辄呼：“登举手之绩！”则众生蜂拥讲台，报学号以录，喧阗如市，然虚报者，余以为必无也。

夫同窗辈，方脱童蒙，解文析义，识见尚浅。一课之疑，鲜有能一语中的者。往往始一人答，或中其半，或触其边；师必更点他人续之，或再点三四人，甚者六七子迭出，方能穷其底蕴。其间有摸索得其一“点”者，有环其“点”而不得入者，师复易人补苴，如是迁延，或至一刻之久。然诸生所答，皆出本心，遂故必录其举，正道也。久之，众亦悟答未全非过，但有所得，辄敢举腕陈之。琦师设此分以激思辨、砺胆识，其初志或遂矣乎？然课业日艰，悬鹄益高，兼有同窗性讷，畏于举腕，终成师所罕点之稀客。故预初首期，举分全满者尚众；洎乎初一、初二，则日稀矣。余虽间有言不及义时，然频度颇中绳墨，故每期皆获全分。

复有一趣象：凡析今文之用、古文之义、人物之形，若经五六子答而未竟，终有一人吐纳关键，尽释师

怀。师必欣然色霁，命之坐，乃示正解于屏，令众录之。斯时也，余尝观“终结者”面有得色，俨若独破重围、一锤定音者。尝有一姝，凡为“终结者”者二三，落座则脊倍挺直，录屏上之文，笔端尤见端肃勤谨。斯情斯景，诚可玩味也。

忆最深者，《易色之龙》（《变色龙》）终课之时，须析留朵夫之形神。课将竟，而点睛之语未得。师生咸亟，师色微愠，乃示曰：“四字成语耳！”众益焦灼，争欲合师意而竟其功，然仓促间，连试三四子，皆未中的。余忘乎己思之未得，抑或举而未点矣。终得“见风使舵”一词。嗟乎！此词熟稔者众，而临场竟成盲点，窘迫可知。

举言之益，诚非浅鲜。及初三，易他师，善者诚不亚琦，然专务应试，鲜课新篇，此制遂弛。洎乎高中，举腕者益寥落。将临殿试，通者或寐或伏案自治，劣者则私语嬉游；困者愈噤声。间有师重互动，则直点其名，自愿举腕者几稀矣。当是时也，未尝不微忆昔时：同窗或争先，或逡巡，顾盼相询，稚气犹存。若夫《侍坐》论道之仪，咸复故礼，师嘉其思之诚，奖其勇之试，焕然一派纯真向上之象，不亦美乎？然可复得乎？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五。

白话译文：

从预初到初二，教我们语文的是陈琦老师，她性格刚强严厉，对课堂规矩和作业要求非常严格。在同学们的平时成绩（满分 100 分）中，她特别设置了“举手发言”这一项，占了 15 分。她规定说：“这学期结束前，每人必须举手发言满 15 次才算满分。”大家刚听说时，都慌得不知所措，觉得这事比大山还重。后来才明白，就算是期中期末考试，也没想象中那么重要，更别说这种小项了。不过当时年纪小，不懂这些，只能老老实实照做。每节课刚一下课，老师就立刻高喊：“登记举手成绩！”这时一大群同学就会像赶集一样涌上讲台，报自己的学号登记，场面乱哄哄的。但我相信，绝对没人敢虚报次数。

同学们那时候刚脱离小学，理解文章、分析含义的水平还比较浅显。课堂上一个问题提出来，很少有人能一句话就答到点子上。常常是第一个人回答，可能只说对了一半，或者擦了点边；老师就一定会再点其他人补充，有时要点三四个，甚至六七个同学轮番上阵，才能把答案完整拼凑出来。这过程中，有的同学是摸索着答出了一个“得分点”，有的则是一直绕着那个“点”转，就是说不准确，老师只能再换人补上。这样来回折腾，有时能花掉十分钟。不过同学们的回答都是认真的，所以当然要算作举手成绩，这是正确的（教学）方法。时间长了，大家也明白了：一次没答全或者答不好不是问题，只要有点想法，就敢举手说出来。陈老师设置这个分数，本意是为了激发我们思考和锻炼胆量，她的初衷大概算是达到了吧？但随着课程越来越难，要求越来越高，再加上有些同学生性内向，害怕举手发言，成了老师很少点到的“稀客”。所以预初第一学期，举手分拿满 15 分的人还挺多；到了初一、初二，能拿满分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我自己虽然偶尔也有发言质量不高的时候，但总体上把发言次数控制得挺好，所以每学期都能拿满分。

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：凡是分析现代文的作用、古文的意义或者人物形象这类问题，如果经过五六个人回答还没完整，最后终于有个人说出了最关键的那部分，完全解开了老师的心结（答对了）。这时老师必将会露出温和舒适的表情，让他坐下，然后把正确答案显示在屏幕上，让大家开始记笔记。这个时候，我注意到那个“终结者”脸上往往会露出怡然自得的神色，俨然一副独自突破重重包围、一锤定音解决了问题的样子。记得有一个女生，她有两三次当上“终结者”时，坐下后腰杆挺得比平时更直，抄写屏幕上答案时，光看那架势就能感觉到她写得特别认真、特别端正。这种情景，真的挺值得玩味的。

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讲《变色龙》最后一课时，需要分析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。课都快结束了，但那个画龙点睛的核心词就是说不出来。老师和学生都很着急，老师的脸色都有点不好看了，就提示我们说：“是个四字成语！”大家更着急了，都想“配合”老师赶紧完成这“最后一击”，也顾不上多想，不停地尝试。但仓促间，连续叫了三四个同学，都答得不准确。我忘了自

己当时是没想到答案，还是举了手老师没叫我了。最后终于有人说出了“见风使舵”这个词。唉！这个词其实很多人都知道，可到了课堂上紧张的环境下，竟然成了大家的盲点，那份窘迫可想而知。

举手发言的意义确实不小。到了初三，换了另一位语文老师，水平诚然也不比陈老师差，但她专注于中考复习，很少上新课了，这个（举手发言）制度也就慢慢废弛了。等上了高中，主动举手发言的人就更少了。临近高考的时候，已经学会了的同学，要么睡觉，要么自己做作业；恶劣一点的就在底下偷偷聊天、玩耍；不会的同学就更不敢吭声了。偶尔遇到重视课堂互动的老师，也会直接点名让同学回答，自愿举手的人几乎绝迹了。在这种时候，我就不免会有点怀念从前：同学们有的想争着发言，有的犹豫着看看同伴的态度，脸上还带着点稚气。要是课堂上能像《论语》里孔子和弟子们坐着讨论（《侍坐》篇）那样，（大家）都恢复以前的那种礼数，老师肯定每个认真思考的同学，鼓励那些敢于挑战自己的尝试，展现出一种最真实的阳光、积极的状态，不也很美好吗？可是，还能再见到这样的情景吗？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五日（2025年7月9日）。

——当是时也，未尝不微忆昔时：同窗或争先，或逡巡，顾盼相询，稚气犹存。

第陆则 小礼堂困盹遭掌掴 隔双座传警为奉师

庠序无广厦，唯设一堂，号曰多功能厅。凡开学毕业之典、考试布策之会、名人讲席、艺演文娱，咸集于此。初至者，人皆矜持；日久，则或生怠心。尝有博士鸿儒开坛设讲，或艺伶献技，以其无关乎课业中考，遂有生或伏案疾书，或蒙头就枕矣。

余素以会场酣眠为非礼。然台上者，实难察后排之动静。设若其事无关痛痒，枯索无味，则或书或寐，岂非人情乎？然初中诸师，尤严毅者，常厉色申饬，警诫不安分者，盖欲砺诸生之基本德操也。余性循规，故亦不越此恣纵之行。

忆初二时，尝有讲座或演事于斯厅，内容类乎闲杂，无关乎学。吾班列坐后排偏左，记尤新。余向不假寐于堂，且后排晦暗，亦绝不能以治业。然彼时不知何故，困惫难支，或缘数夜读过甚。况讲演枯燥，亦无甚动心骇听者。人处此境，鲜有不倦者。余虽强抑其意，终觉力竭，念及位处后排、同侪亦常有此态，遂不意强撑，乃阖目小憩。

方迷蒙间，遽觉颊上剧震，茫然惊寤，未辨所以，复遭一击！急顾视，乃裘姓同窗所为也。其座与余隔二三子，乃探身挥臂，越人而击吾面。余性素淳朴，鲜与人争，然值此情境，虽木石亦难无愠。彼或觉隔座呼告不便，见余已醒，急遽吐一二词，便缩身归座。余方昏沉，唯记其意略云勿眠之意耳。再睨廊隅，则班

主李师方注余，目露不悻。李师少壮，性颇朗豁，然遇生徒失仪，则严甚。裘生平日活跃，身虽不伟，而性爽直，声洪语疾，师亦常假以诸务。余忖度，必李师示意其警余，故亦不复置喙。神气顿复，自不复困矣。

事固微末，然当时实令余震骇。所骇者，非李师欲止眠，亦非假裘生传警，乃裘生乃施此道于同窗也。忆小学时，或有此事，过即忘矣，平平耳。至于初中，虽他人盖视为同窗间分寸小节而不深究，然心中岂无芥蒂乎？事后，裘生似尝向余释曰“隔远呼之不醒”云云。余与世无争，自无多言。然窃谓：令中间者传语，或使轻拍以达师意，岂非至简？何须奋臂探身，力竭而击，失手及颊，斯亦太甚矣，无益矣。止可谓裘生性直而少虑，余则过虑于纤微乎？

复思之：他日若为师，或更体察生之情状。纵在讲席，倘因力学过勤而困者，余必容其憩，甚或课后存问；若精力充沛而疏忽者，无论学业良窳，余必警其专心受教，慧者绝不免。至于已然伏案而眠者，倘寻常生偶一为之，则轻拍醒之，诫其留意；若屡诫不悛、桀骜难驯、家校共纵者，余亦懒顾，良言既尽而不听，则必听其自专。为学，所以图己之来日也。但使勿扰他人斯可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六。

白话译文：

学校没有大礼堂，只有一个多功能厅。所有开学典礼、毕业典礼、讲考试安排的会议、名人讲座、文艺演出等等活动，都安排在这里举行。刚进学校时，大家都很拘谨守规矩；时间一长，有些人就开始松懈了。有时候请教授、大学者来做讲座，或者有善于艺术表演的同学来表演，因为觉得这些活动跟课业、中考没关系，就有同学在底下写作业，或者干脆埋头睡觉。

我向来认为在会场睡觉是不礼貌的。不过，台上的人确实也看不到后排同学的动静。如果事情无关紧要，内容又枯燥无味，那么在下面写作业或者睡个觉，不也是人之常情吗？但初中的老师们，特别是那些严厉的，经常板着脸训斥，警告那些不安分的同学，说到底就是想磨练我们的基本品德素养。我性格比较循规蹈矩，所以也不赞成这种随意放纵的行为。

记得初二的时候，有一次在多功能厅举办讲座或者演出，内容大概是些无关紧要、跟学业没啥关系的。我们班被安排坐在后排且是靠左边一侧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我从来不在课堂上打瞌睡，而且后排光线昏暗，也根本没法写作业。但那次不知怎么回事，特别困，撑不住了，可能是前几天学到太晚了。加上讲的内容又很枯燥，也没什么吸引人、让人激动的东西，人在这种环境下，很少有不犯困的。我虽然强忍着睡意，但实在觉得筋疲力尽，想着自己坐在后排，其他同学也常有这种情况，就觉得没必要硬撑着了，于是闭上眼睛打了个盹。

正迷迷糊糊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脸上被重重打了一下，一下子惊醒过来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紧接着又挨了一下！急忙扭头看，原来是一个姓裘的同学干的。他的座位跟我隔着两三个人，（他）是探着身子，伸长胳膊，越过中间的同学打到了我的脸。我性格一向朴素老实，很少跟人争执，但当时那种情况，就算是木头人石头人也忍不住要生气啊。他大概是觉得隔着座位喊话不方便，看我醒了，急急忙忙说了一两句话，就缩回身子坐好了。我当时昏昏沉沉的，只记得他说的是大概是别睡觉了的意思。再往走廊那头一看，班主任李老师正盯着我呢，眼神里明显带着不高兴。李老师比较年轻，性格挺开朗活泼的，但是遇到学生表现不好，就非常严厉。裘同学平时很活跃，个子虽然不高，但性格直爽，嗓门大说话快，老师也经常让他帮忙做些杂事。我猜肯定是李老师示意他提醒我的，所以就没再多说什么。人醒了精神一下子就好了，自然也就不困了。

这件事虽然很小，但当时确实让我很震惊。让我震惊的，不是李老师想制止我睡觉，也不是让裘同学来传话提醒，而是裘同学竟然用这种方式（打脸）来对待同学。回想小学时，偶尔也有这种事，过去了也就忘了，很平常。但到了初中，虽然别人可能觉得这只是同学之间分寸感的小问题，不会深究，但心里能不留点疙瘩吗？事后，裘同学好像跟我解释说“隔太远叫不醒”之类的。

我这个人不爱与别人争斗，当然也没多说什么。但我私下里想：让中间的同学传个话，或者让他们轻轻拍我一下，传达老师的意思，不是最简单不过了吗？何必费那么大力气伸长胳膊，力竭了就拍过来，结果不小心打到脸上，这也太过分了，也没有必要了吧。只能说裘同学生性耿直、（做事情）考虑得比较少，而我则在小事上想得太多了吧？

我又想：以后如果自己当了老师，可能会更体察学生的具体情况。即使在课堂上，如果是因为学习太用功而累得犯困的学生，我一定允许他休息，甚至课后还会去关心；（但）如果是精力充沛却懈怠不认真的学生，不管他成绩好坏，我一定会提醒他专心听讲，成绩好的也绝不放过。至于那些已经趴在桌上睡倒的同学，如果是普通学生偶尔一次，我就轻轻拍醒他，提醒他注意；如果是那种屡教不改、桀骜不驯、家长也不管的，那我也懒得管了，好话说尽了还不听，那就随他自己去吧。学习，终究是为了自己的将来。只要他不影响别人就行了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六日（2025年7月10日）。

——何须奋臂探身，力竭而击，失手及颊，斯亦太甚矣，无益矣。

第柒则 双怡映照严师影 一谑失言同窗情

初中三载，授算学者，蔡师怡婷也。其兼教吾班与邻班，名望素著，诸生印象尤深。多有卒业者返庠谒师，首念系于彼，乃非班主李氏。蔡师年齿稍长，经验宏富，侪辈师者咸敬畏之。身量颇矮，几日日蹶高屐。行步生风，待生严毅，算学之课，无敢攫锋者，然实存关爱。众私号曰“蔡帝”，或谓其乃“泼辣凶狠”之具象也。及课业，有顽劣生稍不留神，微作小态，彼方板书，脑后若生目，立叱曰：“立之后！”声震梁尘，令当事者股栗。课中，又复频呼其素挂者而作答，或疏于听讲之生而答问，一察不专，立命鹄立后排。久之，竟有厚颜男生，课始辄自趋后排，师诘之，则云“欲醒神”，蔡师亦弗知奈何。

洎乎高中，级长，吴师静怡者也，中年女史也，闻未婚。授国文，然未教吾班。性亦关爱生徒。然殊异：时而髻蟠高耸，脾气稍乖，言且吃吃，复佐以娇爱之音，腔调颇奇。平素多能解十六七少年心，级会间或插科打诨，语涉他务，似非可怖。闻邻班同窗言，其国文课亦饶趣味，常逸出课本，广征博引，语锋所至，每忘归途，迫近期中，彼班课业已不及，而古文注本，更犹不尝圈点重点词，至相借吾班而观之境。然其望之俨然，皆以为手段必了得，诸生鲜有不慑者。后吾届高考大捷，入清北者，罄竹难书，吴师或膺治绩，擢德

育处微职，入枢要；而副级长则继掌下届焉。

双师者，名皆嵌“怡”，并享尊崇，然斯有何涉耶？忆余初入高中之时，于级中同窗多未稔。一日，偕数初中同窗亦入斯校者，共膳于斋舍。言及级中一林姓姝，才貌出众，活跃于众务，而业于众生之会抑或团委。其时已略知其名讳，唯欲确证。一友遽曰：“乃蔡怡婷之‘怡’也。”甚常也。余忽夺声曰：“非也非也，吴静怡之‘怡’也哉！”其声故作谄媚，状极滑稽，至今犹在耳畔。众愕然，旋即拊掌绝倒，更有戏谑余者：“君初中即善逢迎，今更上层楼矣。”复胁曰：“昔在初中，子掌算学，敬畏蔡师若此，他日谒师，必以此言告帝也！”

亦不自解彼时何遽出此语，恍若未经思虑。斯谑也，究属友朋戏言耶？抑或高一之吾，已习于逢场作戏、哗众取宠之谀辞，冲口而出耶？窃以为，盖因共膳者皆初中同窗，于蔡、吴二师掌故烂熟，复可倾盖无隐，乃平生挚友数子耳。噫！惜乎今入大学，纵有高中同窗共校，或初中同窗异校而幸再同庠者，亦多散处异院，各营己务。偶遇，唯叙泛泛之谈。来日方长，恐终将分道扬镳，此等戏谑之机，其可复得乎？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七。

白话译文：

初中三年，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姓蔡，名字叫怡婷。她同时教我们班和隔壁班，名望很高，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特别深。很多毕业后回学校看望老师同学，第一个想到的是她，而竟不是班主任李老师。蔡老师年纪比较大，经验非常丰富，其他老师都很敬畏她。她个子很矮，几乎天天穿着高跟鞋。（她）走路来气势特别足，对待学生严格认真，数学课上没人敢惹她，但其实对学生挺关爱的。大家私下里叫她“蔡帝”，有同学觉得她就是“泼辣凶狠”这个词的现实化身。到了上课的时候，有调皮的学生稍不留神，做了点小动作，她正背对着大家写板书呢，后脑勺就像长了眼睛一样，立刻大喝一声：“站到后面去！”声音大得震房梁，把当事人吓得腿都哆嗦。上课时，她还经常叫那些她比较关心的学生起来回答，或者叫那些不认真听课的同学回答问题，一旦发现谁没专心听讲，立刻命令他站到教室后面去。时间长了，竟然有些脸皮厚的男生，一上课就自己走到后面站着，老师问起来，就说“想清醒清醒”，蔡老师拿他也没办法。

等上了高中，年级组长姓吴，名字叫静怡，是个中年女老师，听说还没结婚。她是教语文的，不过没教我们班。她对学生也挺关爱的。但（她）比较特别：有时候盘一个很高的发髻，脾气有点古怪，说话还有点结巴，再加上那种很嗲的声音，说话的腔调让人觉得很奇怪。她平时多能理解十六七岁青少年的心思，开年级大会时偶尔会开开玩笑，扯到别的事情上去，看起来好像并不可怕。听隔壁班同学说，她上语文课也挺有意思，经常脱离课本讲，天南海北地补充很多内容，讲着讲着就忘了回到正题，结果快到期中考试时，他们班的古文助读课本上的重点生词都没来得及划，（那些同学）到了只能借我们班的课本去看的境地。但是，她看上去就是一副很有威严的样子，大家都感觉她手段肯定很厉害，学生们基本没有不害怕她的。后来我们这届高考考得特别好，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多得数不过来，吴老师可能因为治理有方，被提拔到德育处担任了个职务，进入学校领导层了；而原来的年级副组长则接任了下一届高一的年级组长。

这两位老师，名字里都带个“怡”字，都很有地位、受人尊敬，但她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记得我刚上高中时，对年级里很多同学都不太熟悉。有一天，和几个初中同班也考上这所高中的同学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。聊到年级里一个姓林的女生，才貌出众，积极参加各种活动，在学生组织（学生会或团委）里做事。（大家）当时其实已经大概知道她的名字是哪几个字了，就是想确认一下。一个朋友立刻就说：“是蔡怡婷的那个‘怡’字。”这说法很平常。我突然抢过话头说：“不对不对，是吴静怡的那个‘怡’字呀！”说话的腔调故意装得谄媚讨好，样子滑稽可笑，（这话）到现在好像还在我耳边。大家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拍着桌子大笑起来，还有人打趣我说：“你初中时就擅长拍马屁，现在更上一层楼了啊。”还威胁我说：“以前在初中，你当数学课代表的时候，对蔡老师敬

畏成那样，以后回学校看她，我一定把这话告诉‘蔡帝’！”

我自己也不明白当时怎么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，好像根本没经过大脑思考。这个玩笑，到底是朋友间的戏言呢，还是高一的我，已经习惯了这种逢场作戏、哗众取宠的奉承话，脱口而出了呢？我私下里想，大概是因为一起吃饭的都是初中同班同学，对蔡老师和吴老师的事情都特别熟悉，又可以无话不说，是关系最铁的几位好朋友了吧。唉！可惜现在进了大学，就算有高中同学在同一个大，或者初中同学高中不同校但大学又幸运地同校的，也大多分散在不同院系，各自忙自己的事情。偶尔遇到，也只能聊些普通话题。日子还长着呢，恐怕最终大家都会各走各的路。开这种玩笑的机会，还能再有吗？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七日（2025年7月11日）。

——斯謔也，究属友朋戏言耶？抑或高一之吾，已习于逢场作戏、哗众取宠之
谰辞，冲口而出耶？

第捌则 点笔躁动惊邻座 陈情检讨苦严师

初中学府，考测之频，冠绝一时。预初至初二，国文之试，期月一巡；洋文则半旬；算学尤甚，五日一小试，旬日一大比，订正甫讫，新试复临。洎乎初三，国文洋文皆循算学之例，而算学更甚，五日再试也。而殿试日迫，诚弦满弓张也。

当是时也，众生情态各异：或久经砥砺，视等闲漠然，得失罔动；或夙怀意气，遭此重压，锋芒尽敛，童真不复。余与二三子，犹存初心，临试如临阵。试前数日，心旌已摇，惟恐疏漏；入闱执笔，得意则形诸颜色，势如破竹；困顿则搔耳挠腮，强抑惶惑。倘题非艰而自滞，念及同侪或已先达，则焦灼倍蓰。陋习搔鼻，亦缘是时无以纾压。

初三算学，重逾千钧。余左座唐生，术冠同侪，无人敢轻，众号“唐神”；前座吴姝，亦精数理，而算学尤甚，屡拔头筹。余虽偶饶胜，必以为弗能及也。每试，余笔不称速，闻左右翻卷之声，辄心急如焚。躁动间，笔管频转，或点案作声。自忖音微，亦无同窗相诘，故未深戒。然此急迫，诚偶亦激生急智，绝处逢径。

是岁算学首试，余绩平平。次试三试，如有神助，连拔魁亚。四者，余之吉数也，向者多捷。孰料四试之日，吉运告罄，题题掣肘。焦灼益甚，点笔愈频，题罢落案之响，间或铿然。是役果蹉跎，至今忆得一百一十七耳，仅逾均分。遂已不快。

然考毕未几，班主任李师婷忽遽召

余，正色诘曰：“有生诉尔试中屡作异响，意欲扰人心，坏其功，以竞虚名。此行卑劣，不可为此险恶！”言将告于家严。余素鲜干咎如是，闻此重责，如遭雷霆。幸归家剖陈，双亲明鉴，信余无他，温言慰解而已。父旋信师曰：“已严诫。”余心稍安。然李师未已，命余翌日当堂检讨。

余中心怏怏，委屈莫名。婷素知余性，固爱争先，然岂有蓄意损人之理？然师命难违，遂具陈情之自检之书。翌日，立堂前朗声诵之，备述始末，申所为之过，明是非良莠。终乃勉众曰：“当此冲刺之秋，愿诸君戮力同心，长风破浪济沧海也！”语竟，满堂拊掌，顿生暖意。事遂寝。

后知，乃前座吴姝诉诸婷也。盖其积感有日，是日余躁动尤甚，点案数响过剧，故尔。彼见余竟至当众陈过，愕然失色，亟谓余曰：“吾意师不过微诫耳，不意若此！诚非本怀也。”余亦释然，然心中块垒，数日方消。窃思：倘吴径而肃谓余曰“点笔过响，扰吾思矣”，余必敛手谨行。奈何径谒师长？想其闺秀，素少与男生论此琐细也。嗟乎！及至初三，非复童稚，无恶心而当众陈过，于稍有自尊者，亦足令堂上、室中、闾里，数日难安。余性尚退忍，犹感重创；倘遇性刚气烈、自尊尤强之辈，其果安在哉！然婷以师命如此，纵私以为欠妥，然为之奈何？止得载故事于心中，慨于乙巳年六月十八也。

白话译文：

初中学校，考试测验的频率，在当时是出了名的高。从预初到初二，语文考试，大概一个月一次；英语则是半个月一次；数学最厉害，五天一次小测验，十天一次大考试，订正刚弄完，新的考试又来了。到了初三，语文英语都照着数学的样子（也要每周考），而数学更是变本加厉，（周中）五天里就要考两次。中考的日子一天天逼近，（同学们）真是像弓弦拉满了一样紧张。

那个时候，同学们的状态各不相同：有的同学经历得多了，把考试看得很平常，漠不关心，考得好考得坏都不在意；有的同学原本意气风发，遭到这种高压打击，锐气全消，脸上的童真也不见了。我和少数几个同学，还保持着最初的那份心气，每次考试都像上战场一样。考试前几天，心就开始砰砰跳了，生怕自己还有什么知识点没准备好；进了考场拿起笔，（如果）题目做得顺手得意了，就忍不住露出笑容，感觉势如破竹；要是卡壳了，就抓耳挠腮，极力想抑制住自己的慌乱。如果题目明明不难自己却卡住了，想到身边同学可能已经做完了，那着急程度更要增加好几倍。挖鼻屎的坏习惯，也是因为那时实在没有别的缓解压力的方式才养成的。

初三的数学考试，分量比千斤还重。我左边座位姓唐的同学，数学在班里是顶尖的，没人敢轻视（他），大家都叫他“唐神”；前面座位姓吴的女同学，理科也特别好，尤其擅长数学，多次考班级第一。我虽然偶尔也侥幸拿过第一，但觉得水平肯定还是比不上他们。每次考试，我做题速度不算快，听到左右同学试卷翻面的声音，就急得像火烧一样。一着急起来，手里的水笔就转个不停，或者笔尖敲打桌面发出声响。我自己觉得声音不大，而且也从没有同学来提醒过我，所以就没太在意。不过这种着急上火的状态，也确实偶尔能激发我的急智，在绝境中找到（解题的）路。

那年第一次数学考试，我考得一般。第二次第三次考试，却像有神相助一样，接连拿了第一和第二。四，是我的幸运数字，以前一般来说，第四次考试我都会考得很好。谁想到第四次考试那天，好运气好像用光了，每道题都做得磕磕绊绊。越是着急，点笔就越频繁，一道题做完后笔放在桌上的声音，时不时就“啪嗒”一下特别响。那次考试果然考砸了，到现在还记得只考了一百一十七分，比平均分高不了多少。（我）心里已经很痛快了。

可是考完没过多久，班主任李婷老师突然把我叫去，板着脸责问我：“有同学反映你考试时老是发出怪声音，有意想干扰别人的心智，让别人的发挥变差，好竞争那个虚名。你这种行为很坏，不能做这种险恶的事！”还说要把这事告诉我爸。我平时很少犯这么大的过错，听到这么重的指责，简直像被雷劈了一样。幸好回家跟父母详细解释了一下，父母明察，相信我没有坏心思，只是温和地安慰了几句就算了。我爸很快发消息告诉老师说：“已经严厉教育过他了。”我心里才稍微安定些。但是李老师还没完，命令我第二天当着全班的面做

检讨。

我心里又委屈又难过，说不出地憋闷。李老师一向了解我的性格，（我）虽然爱争第一，但怎么可能故意去害人呢？可是老师的命令不能违抗，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陈述情况的检讨书。第二天，我站在全班面前大声朗读，把事情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了，承认自己行为不当，也讲明了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最后还鼓励大家说：“在这冲刺的关键时候，希望大家一起努力，同心协力，乘长风破万里浪！”话音刚落，全班都鼓起掌来，顿时让我感到一阵暖意。这事才算过去了。

后来才知道，是前面座位的吴同学把这件事报告给李老师的。大概是她早就感觉到（我点笔影响她）了，那天我尤其烦躁不安，笔触碰桌子的声音好几次特别响，所以她才去报告。她看到我竟然落得个当众检讨的下场，非常惊讶，脸色都变了，急忙对我说：“我以为老师最多就是私下里提醒你一下，没想到会这样！真不是我的本意啊。”我也就释然了，但心里的郁闷，过了好几天才消散。我私下里想：要是吴同学直接严肃地对我说“你点笔声音太大，打扰我思考了”，我一定会收敛动作，小心行事。为什么她直接去找老师了呢？想来她是个女生，平时很少和男生谈论这种琐碎小事吧。唉！到了初三，大家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没有坏心思却要当众检讨，对于一个稍微有点自尊心的人来说，也足以让他在教室里、办公室里、家里，好几天都很难受。我性格还算忍让退让，都感觉受了重创；要是遇到那种性子倔强、脾气火爆、自尊心特别强的同学，那后果会怎样啊！但是李老师既然这样命令了，就算私下里觉得不太妥当，又能怎么办呢？只好把这件事记在心里，在乙巳年六月十八日（2025年7月12日）写下来感慨一番。

——余性尚退忍，犹感重创；倘遇性刚气烈、自尊尤强之辈，其果安在哉！

第玖则 巧设疑阵计辨主宾 力破窠臼论得真魂

初二将终，琦授国文，前文已叙。而课及异域小说之末章。凡三篇：《易色之龙》、《吾叔于勒》、《廿载后》。生多嗜此，以为胜于前之枯索今文，而余尤赏欧亨利氏收束之奇。然《吾叔于勒》实最冗，段繁文长。

是课琦循例，先令概文旨、析篇章，继而循序讲诵。同窗之感未可知，吾独聆之津津。然则不授中心主旨，乃忽发异问：“斯文主人为谁？众可知乎？”众方欲举腕，琦遽书三人于楮：“我”、于勒、菲氏伉俪，命各举所宗。初投也，或主“我”，或主于勒，宗菲氏者，鲜矣。余主于勒，盖题即《吾叔于勒》，夙例若《忆洗星海》、《顶碗少年》，题即主也。故以为：纵非根本之绳墨，亦必为强证矣。且大惑宗“我”之属，乃叙事之窗，焉得为主？甚不以为然。至于宗菲氏者，鲜而尚未明其理，遂不敢非其见。

琦乃析众生为三军，聚隅而议，约以一炷香后辩难。且曰：“菲氏之伍寡，吾暂佐之。然此唯补阙耳，诸君勿为所惑！”众生知此乃邀举言之目之良机，咸大喜。余隶于勒之伍。中有楼生，素与余善，攘臂先言：“题曰于勒，复何疑哉！”众皆拊掌和之。余虽莞尔，心已微异：果如是乎？若然，辩奚为？

辩端既启，“我”伍、“于勒”伍皆摩厉以须，争相献说。“于勒”伍持“题即主”论，侃侃而陈。琦竟遽

诘曰：“昔学《藏羚羊跪拜》，其主乃羚羊乎？”此语重甚矣，众皆无言以对。余之信固非至坚，自益明标题之据诚非圭臬矣。少顷，“我”伍理屈，气渐馁；“于勒”伍据于勒之重，犹可支吾；而“菲氏”伍仗琦之佐，力陈伉俪行状品质，锋锐日盛。琦则疾录诸论于其所宗名侧，不少歇。辩方炽，琦不忘斡旋氛围，复命再投。时移势易，倒戈投菲氏者渐夥，宗于勒者犹众，而“我”伍凋零。余怀故情，仍守于勒。

居有顷，琦见火候将熟，乃提撕导众曰：“夫文中摹写之繁简、刻画之重轻、主旨之所系，岂非主宾之枢乎？”语至此，遽于板楮之菲氏名下作勾。生等久契师心，自豁然意会而毋须多言，咸执笔录之。

是课举言之绩，所赐甚夥，若大酬宾也，以此观之诚为一快也。然余所深慨者，琦设此局之精妙也。设若径授正解，加以琦之授业之道，课必充实无亏。然何谓精彩？精彩者，出乎矩矱之外，意蕴悠长者也。循规蹈矩之课，安得精彩？譬诸太史公狱中成绝唱，云长忠义薄云天，太白诗思越尘寰。当是时也，余溺乎辩难之场，恍然未觉所得；然课终味之，如饮醇醪，齿颊留芳，至于今兹，犹可咀其零珪断璧。琦之佯意宗菲氏而刻意，虽微露斧痕，亦何伤大雅乎？

记于乙巳年六月廿七。

白话译文：

初二快结束的时候，陈琦老师教我们语文课，（她的情况）之前已经记叙过了。课讲到了课本的最后一个单元——外国小说选读。总共有三篇课文：《变色龙》、《我的叔叔于勒》、《二十年后》。同学们大多更喜欢这些生动的小说，觉得比前面那些枯燥的现代文有意思，而我尤其欣赏欧·亨利那篇《二十年后》结尾设置的包袱。不过，《我的叔叔于勒》实是三篇里最冗长的，自然段很多，文章也很长。

这堂课，陈老师按照惯例，先让我们概括文章大意、划分结构层次，然后按顺序讲解内容。别的同学感觉如何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听得津津有味。但是讲到最后，（她）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给出中心主旨，而是突然抛出一个问题：“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谁？大家知道吗？”同学们刚想举手发言，陈老师立刻在黑板上写下三个人物：“我”、于勒、菲利普夫妇，让我们举手选择自己支持的对象。第一次投票，有的同学支持“我”，有的支持于勒，支持菲利普夫妇的人很少。我支持了于勒，主要是因为课文的题目就是《我的叔叔于勒》，以前学过的课文像《忆冼星海》、《顶碗少年》，题目里的人物就是主人公。所以我觉得：即使不能作为根本的判断标准，也一定是个强有力的证据。我还对那些认为“我”是主人公的同学感到很疑惑，“我”不过是个讲故事的窗口，怎么可能当主角呢？我对（他们的这种想法）十分不以为然。至于那些支持菲利普夫妇的同学，人数很少，而且当时我似乎也还没完全明白（支持菲利普夫妇的）道理，所以没敢否定他们的选择。

陈老师于是把全班同学分成三组，按各自支持的对象集中到教室的不同角落进行讨论，约定十分钟后进行辩论。她还特意声明：“支持菲利普夫妇这组人太少了，我暂时‘帮帮’他们。但这只是为了平衡人数哈，大家不要受我影响！”同学们知道这是赚取举手发言成绩的大好机会，都非常高兴。我隶属于支持于勒的那组。组里有个姓楼的同学，平时跟我关系很好，他在组内第一个发言，挥着手臂就说：“题目就叫《我的叔叔于勒》，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！”大家都笑着拍手赞同。我也跟着笑了笑，但心里已经有点犯嘀咕：真是这样吗？要真是这么简单的话，那（老师）还搞辩论干什么呢？

辩论开始了。“我”组和“于勒”组的同学都摩拳擦掌，争着发言。“于勒”组的同学坚持“题目就是主角”，说得头头是道。没想到陈老师突然反问道：“以前我们学过《藏羚羊跪拜》，难道那篇文章的主角是藏羚羊吗？”这句话分量太重了，一下子把大家都问住了。我对这个道理本来就不是特别坚信，这下自己更明白了标题确实不能当作牢靠的标准。过了一会儿，“我”组同学因为找不到什么有力论据，气势越来越弱；“于勒”组同学依靠于勒在文中的重要性，还能勉强支撑；但“菲利普夫妇”组因为有陈老师的帮助，大谈特谈这对夫妇的行为品质，气势越来越强。陈老师则飞快地把各组的论点记录在各自支

持的人物名字下面，一刻不停。辩论正激烈的时候，陈老师还不忘调节一下气氛，让大家再次投票。这次情况变了，倒戈支持菲利普夫妇的人渐渐多了，支持于勒的也还有不少，支持“我”的则寥寥无几了。我出于最初的情怀，还是坚持站队于勒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陈老师看火候差不多了，就点明要点、引导众人说：“文章里描写的繁简程度、刻画的重轻分量、主旨思想落在谁身上，这些难道不是判断谁是主角的关键吗？”话说到这里，她立刻在黑板上“菲利普夫妇”的名字下面打了一个勾。同学们和陈老师早有默契，自然一下子全明白了，不需要再多说，就都拿起笔开始记笔记。

这堂课的举手发言成绩，给得特别多，简直像大促销，从这点看确实是件痛快的事。但我深深感慨的，是陈老师设计这课堂的精妙。如果她直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，以她的教学水平，这堂课也肯定是充实、没问题的。但是什么叫精彩呢？精彩，就是出乎常规之外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按部就班的课，怎么可能精彩？就像司马迁在狱中完成《史记》那样的绝唱，关云长忠义感天动地，李太白的诗情想象超越尘世。当时在课堂上，我沉浸在辩论的热闹中，恍恍惚惚好像还不知道自己学到了什么；但是下课后细细品味，就像喝了美酒，满口留香，直到今天，还能够咀嚼那些零碎却珍贵的记忆片段。陈老师假装支持菲利普夫妇时的刻意解释，虽然稍微露了点破绽，但这又有什么影响呢？

记于乙巳年六月廿七日（2025年7月21日）。

——譬诸太史公狱中成绝唱，云长忠义薄云天，太白诗思越尘寰。

第拾则 拙设双票惜败选 周范登台两重天

“今我言”者，庠序一特也。忆彼时，仅行于级中，诸班各举一英，会于多功能厅，前文已叙矣。陈其所好，或述或论，同侪咸集，师为评鹭。或有英发者，语惊四座，则台下拊掌雷动，欢声震宇。

初二岁，级中复举此会。余素志于学，鲜预众务。纵鲜有登台者，亦多属群演。故迫欲一登。斯时，余方究一算术之戏，衍小学之巧算，屡难同窗算学翘楚，一时引为风尚。有通其法者，则皆好难人，怡然自得，而不得者，则苦思不得其解也。自忖精其法，可操胜券，乃制影文，欲藉此登台。班内之选，仅四五子与焉。视数子，多充场者，不足为虑。有诸试居魁者，笑谈格物之术，众少通之，其意亦不在举拔争先。唯范姓姝，久为班委，尝长班务，品学兼优，望重同侪，余深惮之。自度虽亦曾司职，然有顽劣受责之时，人望弗如也。惧众皆票范，乃献策于班主婷曰：“盍令每人投双票？庶几免人缘专决，得择真才。”婷然之，余大喜。

选日，范姝登台，语虽流利无疵，然所述平平，鲜有吸睛处。余则临场微怯，备陈之亮点及婷所嘱者，间有遗落，然观者兴致尚可。事毕惴惴。俄而票揭：班四十四生，余得四十一，范得四十二！余心沮几溃，询婷确否，答曰：“无误，吾核两度矣。”乃大悔恨，顿悟弄巧成拙：熟识余之算术之戏者，本欲票余，双票之制反驱其以余票投范；兼或恐数姝素不轻票男生，遂致毫厘之差。

终乃范姝代班赴会。其性好史，博古也，今大学亦习此。彼时拈阄首演，陈“百万雄师过大江”事，虽备述详瞻，然台下诸班漠然，无甚波澜。别有周生者，后为余高中同窗，博闻雄辩，众尊号“周师”或“周公”。是时方愤“标题党”之滥而以为题，闻于班选时即摧折群英。其登台也，遽扬声曰：“惊乎！徐汇一男子夤夜为此，竟获三十万金！”——乃购彩中奖之事耳。以实引趣，旋剖利害。众生或亲历，或耳闻，立时鼎沸。周生益发扬蹈厉，语及应对之策，慷慨激昂，满堂雷动。众皆以魁首非彼莫属。是日适值周毕之日，洋文之师有严甚者，依向例，默诵未竟者不得归。迨会散，诸生犹未尽兴，廊庑间戏仿曰：“惊乎！某庠序至午则排长龙，竟为此事也！”云云。

后数年，同窗忆“今我言”，余事几尽忘，唯周师利害之谈犹津津乐道。然闻彼竟未折桂，而评师以魁元畀邻班一女，其演为戏法小验，虽亦精巧，然当时台下应者、嘉者、以为桂冠者，寥寥也。流光逝水，余固无言，然每念及，辄生惋惑，难名其状。所惋者：彼时于范姝，未知亦有如余之视此机若沧溟孤灯者乎？彼等广涉众务者，或视同群星之一芒，而于余则海寂舟稀之明矣！至若当日评师，盖适恶浮夸之态欤？然余心自判：彼之标题党之沸腾，固已凌驾雄师巨浪、纸片微戏之上矣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廿九。

白话译文：

“今天我来说”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活动。记得那时候，这个活动只在年级层面开展，每个班推选一位代表，在多功能厅集中展示，（多功能厅）前文已经记叙过了。同学们在台上介绍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者发表观点，台下坐着全年级的同学和担任评委的老师。要是有的同学讲得特别精彩或者激情洋溢，下面的同学就会激动得使劲鼓掌、大声叫好，欢呼声震天响。

初二那年，年级里又举办这个活动了。我平时心思主要都放在学习上，很少参加各种活动。即使偶尔上过台，也大多是（集体项目里的一个）群演。所以（我）迫切地想要登台一次。那个时候，我正好研究了一个数学小游戏，是在小学奥数巧算题的基础上扩展出来的，难倒过班里不少数学高手，当时在班里挺流行的。知道怎么玩的人，都喜欢用它去难倒别人，赢了就很得意；而还没弄明白的人，就苦思冥想也解不出来。我觉得自己掌握得很熟练，胜券在握，就做了汇报用的PPT，想借这个机会上台展示。班里的选拔，只有四五个同学参加。我看其他几个同学，大多数都是来凑数的，没什么威胁。班里有个经常考第一的同学，上台笑着聊了些物理知识，大家基本听不懂，他来参加的意图也并不是要争着被选上。只有一个姓范的女同学。她长期担任班委，还做过一年班长，品学兼优，在同学中威信很高，让我感到很忌惮。我虽然也当过班委，但也有过调皮捣蛋被老师批评的时候，人缘肯定比不上她。我害怕大家都投票选她，就向班主任李老师建议说：“为何不让每人投两票呢？这样或许能避免光靠人缘决定胜负，可以选出真正有价值的展示。”李老师同意了，我听了非常高兴。

选拔那天，范同学上台了，讲得挺流利，挑不出毛病，但内容比较平淡，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。我上场时有点紧张，有些准备好的亮点和李老师建议我说的话，期间忘了讲出来，不过同学们听得还比较有兴趣。结束后，我心里忐忑不安。很快投票结果出来了：全班44个同学，我得了41票，范同学得了42票！我心情沮丧到了极点，几乎要崩溃，问李老师是不是果真如此，她回答说：“没错，我核对了两遍（票数）。”我这才后悔莫及，一下子明白自己弄巧成拙了：本来就熟悉了解我的数学游戏的同学都会给我投票，但每人投两票的规定，反而让他们把另一票投给了范同学；再加上可能有些女生平时不太会给男生投票，结果就导致我只差一票落选了！

最后当然是范同学代表班级去参加年级比赛了。她很喜欢历史，知识面广，现在在大学学的也是历史。当时她抽签抽到第一个上场，讲了解放战争里著名的“百万雄师过大江”这段历史。虽然讲得很详细很全面，但台下的各班同学反应都很平淡，没什么感兴趣的。还有个别的班的姓周的同学，后来成了我高中同班同学，他知识面广，演讲特别有气势，大家都尊称他“周老师”或“周公”。那时他正好对网上“标题党”泛滥的现象很反感，就把（这）作为演

讲的主题，据说在班内选拔时票数就远超其他人。他上台时，突然提高嗓门说：“震惊！徐汇一男子深夜干这事，竟夜赚 30 万！”——其实就是买了张彩票中奖的事。他用这个真实例子吸引了大家的兴趣，接着分析起标题党的危害。同学们有的亲身经历过，有的听说过这类事，现场一下子就沸腾了。周同学越讲越投入，讲到如何应对标题党现象时，更是慷慨激昂，整个大厅掌声雷动。大家都觉得冠军非他莫属了。那天正好是星期五，有几个英语老师特别严厉，按照惯例，没背完当周课文的同学都不能回家。活动结束后，同学们还意犹未尽，在走廊上学着标题党的腔调开玩笑说：“震惊！某学校一到中午，学生就排起长队，竟是在干这事！”等等。

几年后，同学们回忆起“今天我来说”活动，其他细节几乎都忘了，只有对周老师分析标题党的事还津津乐道。但是后来听说他居然没拿冠军，评委老师把第一名给了隔壁班一个女生，她表演了一个趣味小实验，虽然也挺精巧，但当时台下应和她的、赞许她的、认为她应该拿第一的人很少。时间像流水一样过去，我自然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但每次想起来，总有种惋惜和疑惑交织的感觉，很难用语言说清楚。我惋惜的是：当时对于范同学，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像我一样，把这个机会看得像大海里的孤灯（那样宝贵）？像她那样广泛参加各种活动的同学，可能只当这是众多活动里普通的一颗星星，而对我来说，这却是寂寥而船只稀少的大海里，难得一见的明亮啊！至于那天的评委老师，大概碰巧不喜欢那种浮夸的风格吧？但我自己心里已然有了评判：周老师关于标题党的演讲带来的那种全场沸腾，早就盖过了“百万雄师”的故事分享和最终夺得第一的那个纸片小实验了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廿九日（2025 年 7 月 23 日）。

——彼等广涉众务者，或视同群星之一芒，而于余则海寂舟稀之明矣！

第拾壹则 冤哉蒙诘羞难雪 畏语如枪烙心痕

预初、初一间，庠序有心育之课，周授一节。有师朱氏，名定亚，初一始授。后闻其精绘事，尤擅篆刻，初为丹青师，后兼授道法、心育、社会之学。初二时，有举市之社会学会试，彼乃暂授半岁。余亦尝于公交遇其携女归。

斯师有殊异者二：其一，语速奇疾，好事者私号“机关枪师”。时主科业繁，社会会试但求过耳，故迫近初二末，庠序方令应急。书厚帙繁，生皆忧课业弗及，且大考前岂无模拟操练乎？益增其虑。不意“机关枪”师导诵课本、圈点枢要，一二课即竟；复疾行模拟、评卷。迨会试，众惊觉诸点皆备，操练亦熟矣。其二，其授心育时，尝偶语善骂架，无能胜者。自言少时与家人争，家人辩不过，怒，至持刀而逐之境，彼且奔且骂。众生皆笑，然余心实敬畏参半，未知其谑否，然忖其语速若此，骂架或真无敌。复教众生：“若逢人骂，但云‘汝投射！’，则彼理屈矣。”同窗多课下戏仿互骂“汝投射！”，然余至今未解其奥。

然其一事遗余深憾，阴影萦怀久矣。时在初一，心育课末，亚命全班为戏：众不得妄言，一生始报

“壹”，次第轮报，然不可二人同声，犯则败。众皆以为趣。初试无章法，生或惧撞声逡巡，或欲捷报躁动，惶惑蠢蠢。常未数声即撞败，当事者辄赧然相视而笑。亚乃允议策须臾，复试。众亟议之。室广人喧，或言依学号，或言据坐次，哄然莫衷。

有数爽朗男生主议分派，其声朗朗。余忘是未听清，抑或神驰矣，竟而未明所定之策，则亚遽催复始。闻众循声迭报，良久无重，及一处久寂。此正待余报处也！然余惑于策，惶惧不敢启齿。终，前文裘生无奈代报。越数声，余遽随口一报，适与当报者撞，戏遂败。

一败，数生投余以愠目。及彼等言，遂知策用学号序，咸谓余焉得忘之？或疑余故坏其事。余惶遽释曰：“顷者议策多歧，终未听实！”然似有生弗信。裘生谓：“适轮汝学号，众皆待汝，然禁语不得提。汝不报，吾不得已代也。”余赧甚，申非故意，实未听清。时课将尽，亚忽于讲台曼声曰：“嘻！诸生，尔曹尝诳语否？”复谑曰：“诳语有时可立辨也。”语带机锋，举室尴尬。余羞愤难当，噤不能言。幸下课铃作，余趋出小憩，犹有同窗视余行径匪夷所思，若在饰非，余心绪遂堕冰窟。

后初二授社会课，众谅早忘之。余忆尝自向亚言及此，以其事微，或一笑置之。然余实耿耿，是时创痛至深，委屈几令七尺男儿泫然。一念唇枪舌剑之女师，以此腔调发语，则怖畏塞胸，复不敢置辩。盖区区学号之序竟未听清，孰信之哉！噫！余何疏漏至此！不禁自咎。亚或未之觉，然设若一生果吐真言，遭此居高临下之讥，其情何堪！

记于乙巳年闰六月初二。

白话译文：

预初和初一的时候，学校有心理课，每周一节。有位老师姓朱，名字叫定亚，从初一开始教我们。后来听说她精通绘画，尤其擅长印章雕刻，一开始是美术老师，后来兼任了思想品德、心理和社会学老师。初二的时候，有全市统一的社会学会考，她就临时来教了我们半个学期。我也曾经在公交车上遇到她带着女儿回家。

这位老师有两点很特别的地方：第一，她说话速度特别快，喜欢多事的同学私下里叫做“机关枪老师”。那时候主课学业繁重，社会学会考只要能通过就行，所以快到初二末了，学校才让我们临时应考。课本又厚内容又多，同学们都担心课上不完，而且大考前怎么能不做点模拟题练练手呢？（这）更加重了大家的忧虑。没想到“机关枪”老师带着我们通读课本、圈画重点，一两节课就搞定了；然后又飞快地做了模拟测试、讲评试卷。等到会考的时候，大家惊奇地发现所有知识点都讲到过了，练习也很熟练了。第二，她上心理课时，有一次偶然提到她很会吵架骂人，没人吵得过她。她说自己年轻时和家人吵架，家人吵不过她，特别生气，甚至到了拿着刀在后面追她的地步，她一边跑一边还在回嘴。同学们听了都笑了，但我心里其实是又敬畏又有点害怕，不知道她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的，不过想到她说话那么快，吵架大概是真的无敌了。她还教我们：“要是碰到别人骂你，只要说‘你投射！’，那对方就理亏认输了。”很多同学下课就模仿着互相说“你投射！”，但我到现在也没明白这到底有什么奥妙。

但是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遗憾，心理阴影缠绕了我很久。那是在初一的时候，心理课快结束时，朱老师让全班做一个心理小游戏：大家不能随便说话，一个同学开始报“1”，接着按顺序轮流往后报数，但不能两个人同时报，一旦这样游戏就失败了。大家都觉得挺有意思。第一次尝试时没有章法，同学们有的害怕和别人撞上就犹豫不决，有的想抢先报一个就蠢蠢欲动，既紧张又跃跃欲试。常常没报几个数就撞上失败了，撞上的两个同学就尴尬地互相看着笑起来。朱老师就允许我们花点时间讨论下策略，然后再试一次。大家赶紧讨论起来。教室很大又人声嘈杂，有的说按学号来，有的说按座位顺序，乱哄哄的没个统一意见。有几个性格爽朗的男生就主导讨论，分配方案，声音很响亮。我忘了是没听清楚，还是走神了，最终还没弄明白最后敲定的是什么策略，朱老师就催着我们赶紧重新开始了。听到大家按顺序一个接一个报数，报了好一会儿都没重复，轮到一处很久没人出声。这正是该我报的地方！但是我因为没搞懂策略，又紧张又害怕，不敢开口。最后，前文提到过的裘同学没办法，替我报了。又过了几个数，我随口一报，正好和该报的同学撞上了，游戏就失败了。

一失败，好几个同学向我投来不开心的目光。等他们一说，我才知道用

的是学号顺序，大家都说我怎么可能记不住学号顺序？有人怀疑我是故意捣乱。我慌忙解释道：“刚才讨论策略时意见很多，最后（我）没听清到底用了哪种！”但好像有些同学不相信。裘同学说：“刚才轮到你的学号，大家都在等你，但是规则不让说话提醒。你不报，我没办法只能替你报了。”我特别不好意思，申明自己不是故意的，而是真的没听清。这时候快下课了，朱老师忽然在讲台上慢悠悠地说：“诶，同学们，你们以前撒过谎吗？”又开玩笑说：“撒谎有时候是能一眼就看出来的。”这话带着刺，整个教室气氛一下子尴尬起来。我又羞又气，说不出话来。幸好下课铃响了，我赶紧走出教室透透气，还有同学觉得我的行为实在无法理解，好像是在掩饰错误，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冰点。

后来初二上社会学课，大家估计早就忘了这事。我记得自己后来还跟朱老师提起过这事，因为事情太小，可能笑笑也就过去了。但我实在耿耿于怀，那时候心理创伤很深，委屈得几乎让一个男子汉哭出来。一想到这个说话像唇枪舌剑的女老师，用这种腔调说话，我就感到害怕塞满胸膛，又不敢辩解。这么简单的学号顺序竟然没听清，谁会信呢！唉！我怎么疏忽到这种地步！不由得责怪自己。朱老师可能自己没察觉到，但是假如一个同学说的确实是真话，遭到这种居高临下的讽刺，那该多难受啊！

记于乙巳年闰六月初二（2025年7月26日）。

——时课将尽，亚忽于讲台曼声曰：“嘻！诸生，尔曹尝诳语否？”

第拾贰则 一卷庸文惨遭哂 四载征途愧滥竽

初入庠序，识国文师琦，严毅若前文所述，已觉其能。及院试拔入文竞之夜课，逢唐师轶。文竞课，乃庠序为举市之会试而备。预初初一者集一室，初二初三者另辟，轶司后者。始知其为语文教研之魁，时年幼，但以“权最重”、“官最巨”而目之。

聆轶授课，方知其腹笥渊深。寻常少壮之师，课前惴惴，温习数四，登台或啜嚅卡顿。而轶不然，其课若行云流水，吐纳珠玉，不假影文亦侃侃不绝。生偶走神，必失精粹无数。琦授余三载，虽余畏之，然私忖鲜有能匹其能者也；及聆轶课未几，立觉其境犹在琦上，教研魁首之誉，信不虚也。洎乎卒业之年，轶擢副校长，屡主大典，余益钦之。

轶性宽于琦，诸生不畏。至课则每觉白驹过隙。然余禀赋钝拙，唯能构课内殿试之记叙，于竞文高格，则力不能逮。同侪有博读者，文采斐然，行云锦绣，意蕴幽邃，余或不解其旨。遇此类，轶必盛赞，复举昔徒《老军工》等魁元之作而勖。余闻之惭怍，恨己弗能。亦不自解：如余之陋质，何以岁岁院试中第，拔庠序之夜课，而厕身群英之列？

迫近区之乡试，轶命诸生呈得意之作，以备评点，资场屋之用。余惶惶无措，盖实无轶所赏之文。穷迫之际，乃检平素随笔，此中有琦尝予高分者。然斯皆课内之制，较之竞场华章，稚若儿戏矣。有《双面老妈》一

篇，状慈母事，情真趣实，正反相映而归于深爱，琦亟赏之，予分殊高。余厚颜赧呈。轶览数行，遽掷还，诮曰：“此何物耶？勿呈此类可乎？”余本料其然，闻此心如槁灰。他生或有呈随笔者，然其文皆粲然，有文竞之风，轶多细评；而余之琦许为魁者，纵视本上高分，乃不屑一顾。当是时也，深悟课内之于竞文，霄壤之别也，亦知己才必难臻绝顶。

初二、初三间，余始戮力覃思，汲汲以广见闻，冀构佳篇。迫近卒业，轶复览余文，竟曰：“子文微进矣，然距妙手犹遥。”斯言虽微，余已大喜。然流光不待，俄而升高中，文格转务论议矣。

嗟乎！余以连岁拔院试，竟四处文竞，斯，多翹楚所未逮者也。盖其才深藏，不待自荐，金玉之辉，随在可焕耳。是故或间岁阙试。而凡于乡试拔魁一等之誉者，方得晋市之会试。果如所料，余于乡试，或三等之誉亦难企，遑论夺魁哉！及高中，思力渐长，始稍解昔时同侪之思，已超迈初中，先余多矣。事隔经年，乃悟而能述曩昔之境，然时过境迁矣。恐众生率类此也。故曰：彼于初一初二即能吐纳锦绣者，真神童之俦也！至若轶，彼时或亦已然洞悉余之难为无米之炊矣。

记于乙巳年闰六月初三。

白话译文：

刚进初中时，（我）认识了语文老师陈琦，她严厉认真的样子，前文已经描述过了，我已经觉得她很厉害了。后来等到在校内选拔赛中被选进作文竞赛的晚课时，（我）遇到了唐轶老师。作文竞赛课，是学校为参加市里的作文竞赛而准备的。预初和初二的同学在一个教室上课，初二和初三的则在另一个教室，唐老师负责教初二初三的。这时才知道她是语文教研组的组长，那时年纪小，只觉得她是“权力最大”、“官最大”的人物。

听了唐老师的课，（我）才知道她知识储备非常渊博。一般年轻的老师，上课前很紧张，要把备课材料复习好几遍，在讲台上有时还会结结巴巴卡壳。但唐老师不一样，她的课像行云流水，讲出来的都是精华，不看 PPT 也能滔滔不绝地侃侃而谈。学生要是偶尔走神，必定会错过很多精华。陈老师教了我三年，虽然我有点怕她，但私下里觉得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她的水平；但听了唐老师没几节课，立刻觉得她的境界还在陈老师之上，教研组长的称号，确实名不虚传。等到我毕业那年，唐老师升任了副校长，还经常主持学校重大活动，我更加钦佩她了。

唐老师性情比陈老师宽松，学生们不怕她。上她的课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。但是我天赋比较笨拙，只会写课内应付中考的记叙文，对于竞赛作文那种高水平的文章，就无能为力了。同学中有读书多的，写的文章文采斐然，行文流畅优美，含义深刻，我有时还看不懂其中的意思。遇到这种作文，唐老师必定大力称赞，还拿她以前教过的学生写的《老军工》等获奖作品来鼓励我们。我听了又惭愧又沮丧，恨自己写不出来（这种好文章）。自己也不明白：像我这样水平不高的人，为什么年年校内选拔都能中第，被选进学校的竞赛晚课，跻身高手的行列呢？

临近区级比赛时，唐老师让我们交上自己最得意的作文，准备帮我们点评，作为上考场的储备。我慌得不知所措，因为实在没有唐老师欣赏的那种文章。被逼无奈，就去翻平时的随笔作业，这里面倒有好几篇陈老师曾经给过高分的。但这些都是课内作业，和竞赛场上的华美文章相比，简直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幼稚。有一篇《双面老妈》，是写我妈妈的事，感情真实有趣，用看似相反的两件事最终体现了妈妈对我的爱，陈老师特别赞赏，给了很高的分数。我厚着脸皮不好意思地把这篇文章交给了唐老师。唐老师看了几行，立刻把本子丢还给我，开玩笑似地说：“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别拿这种给我看行不行？”我本来就料到会这样，听了这话心都凉透了。其他同学也有交随笔的，但他们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漂亮，有竞赛作文的风格，唐老师大多会仔细点评；而我那篇被陈老师评为（随笔中）最高分的作文，纵然唐老师看到本子上的高分，竟然也不屑一顾。那个时候，我深刻体会到课内作文相比于竞赛作文，简直是天壤之别，也明白了自己的才能肯定是达不到顶尖水平的。

初二、初三这两年，我开始努力钻研思考，急切地去拓宽见识，希望能写出好文章。快毕业的时候，唐老师又看了我的一篇作文，竟然说：“你的文章稍微有点进步了，但离真正高手的水平还差得很远。”这话虽然微不足道，但我已经非常高兴了。但是时间不等人，很快就升入高中，作文类型也转向议论文了。

唉！我因为连续几年被学校选拔上，竟然参加了四次作文竞赛，这一点，是很多高手都没做到的。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才华都深藏着，不需要自己主动报名，像金子玉石的光芒，随时随地想要时都可以闪耀。所以他们有的年份就没来报名参加。而只有在区级比赛中获得一等奖，才有资格晋级市里的竞赛。果然和预想的一样，我在区级比赛，有时连三等奖都拿不到，更别说拿一等奖了！到了高中，思维能力逐渐提高，（我）才开始稍微理解当时那些同学的思路，他们的水平已经超越了初中阶段，领先我太多了。事情过去好几年，才领悟并且能写出当时那种境界的文章，但早已时过境迁了。恐怕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吧。所以说：那些在初一初二就能写出锦绣文章的同学，真是神童一类的人物啊！至于唐老师，她当时或许已然看透我（即使再努力也）是写不出那些漂亮的作文了。

记于乙巳年闰六月初三（2025年7月27日）。

——故曰：彼于初一初二即能吐纳锦绣者，真神童之俦也！

第拾叁则 以少胜多战役事件

（待续）